

□□ 农民日报·中国农村报记者 毛晓晔 杨钰莹

从三个皖南村庄的探索看「弱资源村」的文化振兴该从何入手？

“老人拿出家里瓷板画，满满一层灰，拂去灰尘后才看清楚画中人，原来是他的太爷爷，再看落款，还是清咸丰年间的举人。”张靓秋回忆道。

对话中的老人是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丰梧村村民王寿权。起初张靓秋请他讲讲祖上有什么典故，老人连连摆手，闭口不答。但架不住一再追问，他这才拿出了家中的瓷板画。“后来老人来了兴致，讲得停不下来，追着我们说。”张靓秋笑着说。

在丰梧村，不止瓷板画，还有更多“蒙尘”的记忆正在被发掘，这也是张靓秋和同为建筑设计师的丈夫刘鲁滨深入该村进行文化赋能乡村探索的目的之一——唤醒“沉睡”的乡村文化。

文化如何赋能乡村？一千个村有一千种答案。受地理历史、自然资源、经济基础等因素影响，每个村庄的文化基因与禀赋各有特色，能推动的社会资源也不同，从而分流出资强村和弱资源村。

在皖南，文化资源强村灿若星斗，如享有世界文化遗产之誉的西递、宏村，或是被朱熹誉为“天下第一村”的呈坎，抑或是有“中国古祠堂建筑博物馆”之称的南屏等，这些村历史文化资源厚重，文化品牌吸引力强，保护、传承、挖掘文化资源都走在前列。

同时，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弱资源村，它们该从何处着手？在丰梧村、西溪南村、碧山村，一批像张靓秋夫妇这样的新乡人与当地村干部、村民一道，正在进行一场乡村文化资源发掘、整理、活化利用的探索，试图走出一条普通村子可以借鉴的文化赋能乡村路。



游客在西溪南村枫树林游赏。



张靓秋、周涛涛在丰梧村与村民交流。



经张靓秋团队改造后的徽州巷陌公共文化空间。

在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普通村子，文化赋能乡村该从何入手？在皖南，一批新乡人与当地村干部、村民一道，正在进行一场乡村文化资源发掘、整理、活化利用的探索。

尊重：激活乡村文化是个慢变量

楼静坐一会儿，沉浸式享受乡村文化带来的精神愉悦。城市生活节奏快，乡村包容人们情绪的释放，一收一放间，人的心理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城乡的功能互补得以体现，这也是更多新乡人参与乡村文化唤醒发掘的重要原因。

王寿权老人家对面，在建的乡村记忆博物馆已接近完工，即将在9月底启用，届时这座被定义为“活”的乡村文化空间，将摒弃掉一板一眼的机械叙事，通过鲜活的物件串联起村民们的记忆节点。

68岁的村民王茂生没有想到，自己30多年来随意记录生活的日记，有朝一日会成为展品展出在博物馆。他觉得日记里都是琐碎生活，“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张靓秋他们把它当个‘宝’，一来就盘着腿坐地上，听我讲40年前做民兵营长、文书时期的生活。”

革命军人证明书、粮票、旧课本……村民们开始主动展示自家的“老玩意”。从文物保护的视角，村民家里的老物件似乎不足以“登堂入室”，但却是每个普通村民生命历程的筛选，同样是历史大变革的见证。刘鲁滨回忆：“一开始，村民对我们有所防备，不乐意讲，但跟他们熟悉之后，有很多人主动找我讲，这就是文化自信的提升，也是我们想达到的和村民互动的效果。”

丰梧村的文化拼图正在村民个体记忆的编织中逐渐完整。接连涌入的新乡人是帮助该村梳理文化脉络的关键。本质上，文化产生于实践活动，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本地人只因“身在庐山中”，认为只是寻常。而当外来者以陌生化、差异化的视角去切入，才能玩味出其中不寻常的真谛。这些在城镇化进程中才被保留下来具有独特性、稀缺性的文化资源，正是乡村“高端价值”的体现。

距离丰梧仅5分钟车程的碧山村，因文化唤醒带来的乡村价值体现已经颇有成效。“问余何事忆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诗情画意的碧山村不仅有李太白的盛赞，还吸引到100余名新乡人前来此定居创业。顺着村里的枫溪河水慢慢走，碧山书屋、碧山工销社、猪栏酒吧、牛棚咖啡等业态就像从古朴“长”出来的，在古建筑、古民居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元素，让人捕获惊喜、眼前一亮。

“乡村质朴自然的环境更容易激发文化艺术产品灵感，不能以传统眼光打量现代乡村。我也只是换了一种更直观地见天地、见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疗愈感带来的情绪价值，是城市给予不了的。”“村口小卖部”的店主李慧姐7年前凭着对碧山书屋、猪栏酒吧的向往，从芜湖市来到碧山村旅游，从此扎根在这里。

和李慧姐一样，许多游客都喜欢在碧山书屋二

干净了也开心。最重要的是，让村民感到被尊重。”

周涛涛说。

“针灸”原本是城市更新中的概念，旨在通过建筑空间的小规模更新优化，激活整个区域的活力。张靓秋说：“这几处公共空间改造就用了‘针灸’概念。我们在尊重丰梧村文化传统和村民生活习惯前提下，植入新旧结合的一些元素，给村民提供生活便利，乡村也因这些公共空间而‘活’起来。”

在离丰梧村一个小时车程的西溪南村，激活乡村文化这一慢变量已经累积到了“质变”的突破。

西溪南建村距今已有1200余年，村内明代徽派建筑老屋阁及绿绕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刚刚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徽州坝也坐落于此。而村里最吸引人的“金字招牌”，莫过于葱葱郁郁、绵延6公里的枫树林，林中湿地与澄澈清明的丰乐河相呼应，置身其中，如同漫步在“绿野仙踪”。

“单是古建筑，或单是枫树林都不足以让西溪南村火起来。”西溪南村党总支书记吴志明说，“在社交媒体上爆火前，西溪南一直在埋头积蓄力量。有完好保存的古建筑和民居，也有碧水环绕的生态景观，这都是我们长期边保护边探索开发的成果。”

今年“五一”假期，西溪南村“火”了，实际接待游客达15万人次。面对突然涌入的大量游客，西溪南村依然保持着清醒：保护好枫树林，保护好古建筑，这是根本。

“枫树林根系发达，可以挡风雨、阻洪涝，以前每到汛期，洪水遇到枫树林后都会拐个弯，确保了西溪南村不受洪涝灾害。”吴志明说。

枫树林守护村民安全无虞，村民也自发守护枫树林生态，于是便首创了村庄湿地开一半、留一半的轮休制度。记者采访当天，林中清晰可见轮休的红色标识牌，轮休区内树木依然葱郁，并无游客打扰休息中枫树林的宁静。而在另一边，孩子们笑着闹着在浅水区嬉水，游客在开放区的翠绿幕下或拍照，或游玩，动静相宜，勾勒出和谐的生态图景。

尊重乡村意味着要找到“平衡”。面对散落在乡村的历史遗址、古民居、好生态，要平衡好古与新的关系，找到二者共生的结合点。既尊重历史、尊重自然规律，又不循古复古，通过融入现代元素，与现代人生活结合，文化得以延续兴盛。

合力：原乡人与新乡人同向共赴

马头墙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以青砖垒砌的线条，跳动着韵律之美。在这些皖南古村，年轻人不断涌入，新乡人与原乡人相互融合、彼此碰撞，演奏出

追根溯源，这一“方法论”竟是在徽派建筑中得到的启示。

观察徽派建筑外圈，屋外墙角常常有被人抹平的痕迹，俗称“拐角抹角”。相传清道光年间，开封知府胡文照回西递村修墓祭祖，看到小商小贩拉货挑担不易，便主动将屋外墙角削去三分、侧门墙界后退半米。后来胡知府的做法被邻里纷纷效仿，流传至今，成为古徽州地区“和”文化的注脚，也演变为今天黄山市推进基层治理的“密钥”。如今丰梧村以“和气”带动一群人共促乡村发展，便是“作退一步想”工作法的鲜活例证。

视线转到西溪南村。新乡人温均畅既是高端民宿的合伙人，又是村里的义务“乡村规划师”。最近，他与村里的大物业公司合作，着手做“树下咖啡”的新项目，但也遇上了一些沟通上的麻烦。

作为艺术家，温均畅讲品质，主张“慢工出细活”；但企业讲效益，更重成本和利益，希望“快刀斩乱麻”。快与慢的对立让温均畅有点“心累”。好在吴志明经常帮他开解：“慢的快不了，好的作品需要时间，你慢慢做，考虑好再做。”

温均畅是2017年头一次来西溪南村。当时的他站在村口丰乐河桥上眺望，远处云雾升腾的壮观景象让他心荡神怡，之后便决定在这里投资发展民宿。7年心血投入，他早已将自己视为西溪南的一员，经常为村里修缮改造提建议。

“村里翻修老石板路，我建议整平之后不要丢碎块，放回去垫平就好，既漂亮又耐用。之前翻新路，用的都是新石板，材质太软，一压就破，很影响村容。”就路的问题，温均畅又忍不住给吴志明提意见，“我这是‘路见不平’，经常提意见，让村干部‘头疼’。”温均畅笑着说。

说到底，乡村建设需要各方齐力推进，外来人才、政府、村民、企业各方是合作者，在磨合中必然少不了矛盾摩擦，但各方更是共同体，向着共同建设好乡村这一个目的前进。所谓“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既然都是为了乡村更好，又有什么不能“作退一步想”呢？

活力：文化带来无限可能

斗转星移，两百多年前的徽商巨贾在修筑房屋时，不会想到这一修，不仅见证了他们的衣锦还乡，更给家乡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资源，泽被后人。文化无穷尽，创意无限大，二者的碰撞总能带给人们新鲜体验，激发出文化赋能乡村的无限可能。

徽州腊肉融入萝卜丝饼，徽州番茄、干辣椒拌入意大利面，徽州豆腐乳调制祛腥酱……这些徽州风味“混搭”西餐的创意美食，均出自西溪南村的溪边55面包咖啡店。店主许若侠与黄敏是对来自宝岛台湾的夫妇。

“我们希望启发村民打开思路，用创新办法演绎在地文化。这样更能促进本地文化产业良性发展，避免千篇一律的业态和恶性竞争。当每家每户有了自己的创意产品，村民就有了产品差异化带来的增收空间。”许若侠坦言。

实际上，关于如何鼓励村民拓宽赛道、创业经营，西溪南村做出了许多探索，也有不少村民成为直接受益者。

“90后”村民柯世豪运营着村里的摆渡车业务，为了服务好日益增长的游客，大物业公司将摆渡车从一开始的7辆增至14辆，这才勉强满足游客需求。再沿着村内中街往下走，一幢干净整洁的民房出现在眼前，匾额上写着“后院有请”的字样，“进来我家坐坐吧”，原来是柯世豪经营的农家乐。

2015年，柯世豪爷爷柯家治敏锐察觉到乡村旅游的机遇，成为村里第一批开办农家乐的村民。“我家祖上六代木工，原先家里便是开木工店的，老房子建于明末清初。农家乐一开始叫‘柯家小院’，我接手后想着换个更有趣味性和吸引力的名字，于是就有了我媳妇起的‘后院有请’。每年农家乐和运营摆渡车的收入加起来有20多万元，一家人能齐齐整整在一起，比在外打工好多了。”柯世豪说。

村民在“家门口”务工，收入同样可观。余腾辉是一名年轻摄影行业从业者，早年间在黄山山区摄影，偶然的他会回到家乡西溪南，发现早已换了天地，尤其是旅拍行业的人驻，让他觉得在家也有“用武之地”。这家名为“达味”的旅拍店，老板何昊是东北人，从2019年4月来到西溪南到决定在这里开店，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村里游人如织，民宿生意也风生水起，余腾辉每月能拿到上万元的工资，很是满足。

作为“后起之秀”，今年3月，丰梧村入选安徽省第二批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名单，将获得一笔新的资金支持。“丰梧季”也将持续发酵，张靓秋夫妇计划着利用他们名校校友资源的优势，再招募一批年轻人到丰梧开展公益服务，为下一步向新业态延伸做足准备。

丰梧农场新建的米酒加工生产线、稻米生产线已经运转起来，来农场游玩、团建的城里人总会带点大米或米酒回去，产品供不应求。农场业态开始向民宿延伸，眼下正在抓紧施工中，每天都有上百名村民在工地务工。“按照工种不同，每天有一百到三百块钱的工钱。”王长峰说。

让我们把目光从丰梧村、西溪南村、碧山村收回，复盘乡村与文化的互动过程，从唤醒文化、尊重乡村，再到和衷共济、迸发活力，诸多努力之下，文化赋能乡村的千百种可能愈发清晰。

那么，文化如何赋能乡村？皖南古村给我们的启示是：要通达“古今”，尊重村庄历史文化脉络与村民主体，尊重客观规律，乡村生态，不能偏离乡村搞建设、偏离村民谋发展；要辨明“虚实”，文化作为精神活动，并非虚无缥缈，应充分认识到保留乡村稀缺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因地制宜发展文化产业，用好文化人才的力量，文化也能转化成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最后，要抵达“幸福”，要看到文化对文明乡风的浸润，留住村民个体记忆，实则是唤醒村民主体意识，也是村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信提升的过程。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